



克莱尔·夏洛与希琳·胡尼·奎：“原住民生活和环境保护方式中有很多地方值得全世界学习”

作者：CAPIRE成员

克莱尔·夏洛 (Claire Charlo) 是一位为土著环境网络 (Indigenous Environmental Network) 工作的土著女权活动家，是美国蒙大拿州弗拉特黑德保留地 (Reserva Flathead) 萨利什和库特奈部落联盟 (Tribos Confederadas Salish e Kootenai) 的比特鲁特萨利什人 (Bitterroot Salish)。克莱尔谴责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拥有7000名部落成员的保留地上。不幸的是，美国政府在1934年非法将我们的保留地开放给定居者，导致现在我们领地上的非土著白人定居者比土著人还多”。谈及土著环境网络与全球争取原住民权利斗争之间的关系，她说：“虽然气候危机以不同方式影响我的族人和希琳的族人，但都会遭受毁灭性的影响”。

希琳·奥利维拉·达席尔瓦·胡尼·奎 (Shyrlene Oliveira da Silva Huni Kui) 生活在巴西亚马逊雨林阿克里州的巴里亚·纳玛基亚 (Henê Baria Namakia) 土著领地上。“长期以来，胡尼库因 (Huni Kuin) 人一直在为自己的文化和母语哈克斯塔-库因语 (Hãxta Kuin) 能得到承认而斗争。胡尼库因部落在阿克里州拥有12块领地，巴里亚·纳玛基亚是唯一一块尚未



划定的领地，是来自45个家庭约200人的家园。”她说。巴西1988年《联邦宪法》保障原住民土地划界的权利。

在2025年巴西第30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0)筹备之背景下，克莱尔和希琳在2024年6月美国圣路易斯“崛起的多数派”大会(Rising Majority Congress)期间接受采访，谈到不同土著民族团结起来争取自身权利并反抗跨国公司侵略。该大会汇集来自该国各草根组织、政党、工会和人权运动的700名参加者，其中包括土著环境网络的许多成员。希琳是应全球草根正义联盟(Grassroots Global Justice Alliance)邀请参加大会的国际观察员代表团成员。



跨国公司正发起企图破坏并夺取土著领地、资源和文化的全球攻势。当原住民提出气候变化遏制方案时，那些公司却在兜售虚假解决方案。全世界土著人民是如何团结起来对抗这场全球攻势的呢？

希琳:关于自然金融化和土著生活的讨论很重要，因为对原住民来说这两个话题间并无边界。边界和限制都是国家强加的。原住民过去常常在各地流动。现居于秘鲁、玻利维亚和整个南美洲的原住民也同样受影响。因此，我们决定了解北美、欧洲和亚洲的人们是否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齐心协力，为环境保护奋斗。我们相信这是最公平的方式。原住民生活和环境保护方式中有很多地方值得全世界学习。

克莱尔:土著环境网络认为，与全球南方的原住民建立关系非常重要，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继续自我学习的同时，帮助他们加强和支持他们的问题。例如，我的部落对虚假解决方案以



及像[REDD](#)(“减少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造成的排放”英文首字母缩略语)这样的国际森林政策战略并不熟悉。目前碳补偿还未涉及到我们,但我们担心其他经济上陷入困境的部落,因为他们看到的是这些公司带着资金进入。然而,问题是这些资金很少真正惠及实际的社区。这些虚假解决方案基本上是在将大地母亲商品化,把她摆上拍卖台上出售。它们正在剥夺大地母亲的精神和神圣性。这正是我们与胡尼库因部落联合的原因之一:我们的世界观、愿景和精神信仰都一致认为,我们的大地母亲是不可出售的。

在美国,部落主权有时被用作武器。我指的是一些选择依赖化石燃料的部落。他们允许水力压裂和人员营地进入他们的土地。当他们在进行技术建设和资源开采的过程中,性贩卖、性侵犯和暴力事件的发生率都会上升。我有几个亲戚来自曾经进行过水力压裂的保护区,现在他们正面临着高发的癌症、流产、自身免疫缺陷、儿童纤维肌痛症和关节炎等健康问题,这些病症本不应出现在年轻人身上。这一切健康问题的根源在于水力压裂污染了水源。

希琳:我们在参与关于各方的论坛和会议时观察到,《国际劳工组织第169号公约》中关于对原住民进行[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的原则](#)并未得到尊重。关于土著领土的所有决定都必须在与原住民磋商后做出——不仅仅是原住民,还包括资源开采社区、沿河社区、小型家庭生产者以及其他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的利益。

关于碳信用,土著社区会收到补贴、绩效支付以及其在居住地提供的环境服务补偿。然而,生活在保护区、资源开采保护区、公共森林和土著土地上的居民所从事的活动——这些“环境服务”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而非补偿手段。这些社区日常所遭受的环境损害和影响,永远无法通过大型企业得到补偿。

女性和性别异见人士如何为推进原住民斗争做出贡献?

克莱尔:对土地的暴力和对土著女性和“双灵人”群体的暴力通过父权制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这种制度贬低女性和“双灵人”群体,将她们视为商品,正如把地球视为只是开采、占有和消费之物。但通常站在土地和水权利抵抗运动第一线的,是土著女性和“双灵人”。我研究了美国和加拿大的一百多个案例,每一个都是由女性或“双灵人”发起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为家人种粮食的人。这要追溯到土著妇女在农业中的角色。例如,种子世代相传,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这些错误的解决方案,如单一作物种植和种子基因改造,正在干扰土著妇女在农业中的作用。

作为美国的土著女性,我们发起了[失踪和遇害土著妇女运动](#)。我们有些人说,遇害失踪的土著亲属还包括全球其他多样性和土地捍卫者。2023年,[77名南美洲土地捍卫者因保护土地被暗杀或杀害](#)。通过与胡尼库因部落的交流,我们了解到这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



希琳： 土著妇女在自己的领地遭遇暴力，她们没有干净的水，无法采收蔬菜，没有圣药，因为无法准备洗浴而无法生育。她们的领地被附近农场的汞和杀虫剂彻底污染。

长期以来，土著运动的斗争一直由我们的勇士、男性和酋长们主导，他们会在领地内外进行抗争。近年来，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况，在巴西土著运动中，勇敢的女性们开始发挥主导作用。这些女性美丽、快乐、有文化，而且非常坚强，她们了解土著基层运动和巴西土著人民的现实情况。当土著妇女团结起来时，这场运动就会变得更加强大。两年前，巴西阿克里州的胡尼库因人因此萌生了举办首届土著妇女论坛的意愿。我们汇集了来自**118**个村庄的**200**多名女性领袖，在里奥布兰科市召开论坛。这对胡尼库因人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



您如何看待当前形势，以及这场兼具地方性和国际性斗争的下一步行动？

克莱尔： 目前情况真的很严峻。上周新德里的气温达到**52**摄氏度（**126**华氏度）。这样的高温让人难以生存，而且只会越来越热。我看到关于未来的可怕报道层出不穷。但我相信我们的原住民和其精神。我们有答案、知识和力量。绝望是我们承受不起的奢侈品。我们的祖先在一场又一场灾难中幸存了下来，我们也会挺过这一关。



希琳： 离开家乡求学的需要让我来到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因为我知道土著人民和每个人都面临严重危险。缺乏知识和信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警示。土著人民一直在努力应对这一问题，包括他们的世界观、精神信仰以及与众生和灵魂的联系。从这些众生传递信息的那一刻起，就必须回应这些声音。许多精神领袖一直在谈论治愈灵魂、关系和地球的必要性，这将带来集体治愈。

源语言为葡萄牙语，由ROOTS成员编辑并译为中文。

转载自Capire网站“**Claire Charlo e Shyrlene Huni Kui: “A população mundial tem muito a aprender com o modo de vida e de conservação dos povos indígenas”**” / <https://capiremov.org/es/entrevista-es/claire-charlo-y-shyrlene-huni-kui-la-poblacion-mundial-tiene-mucho-que-aprender-de-la-forma-de-vida-y-conservacion-de-los-pueblos-indigenas/>